

跟着古诗词
游义乌

云黄绝顶冠峰峦

“云黄绝顶冠峰峦，七佛当时行道坛。天敛积阴千里霁，故令登赏得盘桓。”此诗的题目是《登云黄山》，作者为北宋名臣和词人赵抃。

赵抃，字阅道，号知非，衢州西安(今衢州市柯城区)人，宋仁宗景祐元年(1034年)进士，历杭州、青州、成都、越州(绍兴市)，官至右谏议大夫、参知政事。宋神宗元丰二年(1079年)二月，以太子少保致仕，退居于衢。告老还乡后，他在余生的岁月里即与山水为伴，直至元丰七年(1084年)去世，追赠太子少师，谥号“清献”。赵抃不仅是“纠察官邪、肃正纲纪”的“铁面御史”，是善于治理地方的清官能吏，而且善于文咏，著有《赵清献公集》。

该诗中的“绝顶”，指最高峰。“峰峦”，意为连绵的山峰。“七佛”，指的是“(陈)天嘉二年(561年)，大士在山行道，常见七佛在前，维摩从后”之事，云黄禅寺的前身“七佛庵”之名便缘于此。“行道”，指作法事；“行道坛”，指作法事的场所。傅大士平常生活和主要的活动场所所在云黄山，后来被称为七佛庵的地方便是他的静修区。



云黄山上新建的休闲亭

中国古代的诗歌以抒情见长，“诗缘情”便是自六朝以来诗人们的共识，而借山水以抒情则是自六朝谢灵运、谢朓以来山水诗的传统。黄潜是元代著名的史学家，他一生好游山水，“遇佳山水，则觞咏其间，终日忘去”。他的山水诗就很好地继承了自六朝以来山水诗的传统。他曾几度登临并寄宿于云黄山上，几度为云黄山作诗。

黄潜的儒学修养极其深厚，且对佛教颇有兴趣。由于元朝统治者对佛教的偏好和显扬，当政局稳定、经济恢复之后，佛学顿有兴起之势，并深入影响元代社会的各个层面。义乌是佛教昌盛之地，“浮屠氏之居，在吾乌伤者四十有八”。义乌在佛教史上也占有重要一席，南梁时期的傅大士与智者大师慧约都是义乌人，特别是傅大士对佛教发展影响很大，他与当时的达摩、宝志被称为梁代三大士。

黄潜早年即登山礼佛，对佛学有着深层次的理解，有一种真切的体会，这也体现在他与僧衲道侣的交往当中，平生在外方的朋友就有不少。在早年游学时期，黄潜创作有排律《宿云黄山作》：“束发弄文史，挂席去瀛海。邂逅乖良会，落落迨兹年。息景念生理，洗心宾象筵。恭惟上皇代，异人秘灵诠。宗师既逾海，兹山亦栖贤。金棺灭双树，宝篋藏红莲。仰窥摄诱功，信知愿力坚。内愧实菲薄，冥通未精专。袈裟碧峰雨，焚香石林烟。彩翠何纷纭，苔洞窟洞沿。寻幽匪外适，栖真冀重宣。二边离有无，五浊空腥腥。岂伊俄顷用，庶谢平生缘。”

排律是长篇的律诗，又叫长律。其名称产生于元代杨士弘的《唐音》，到了明代开始为人们普遍接受，并广泛地使用开来。它的用韵、平仄、对仗等规则与普通律诗相同，只是由于篇幅的延长，用韵数目亦随之增加，这是体式上与普通律诗的区别。每句五个字的叫五言排律，七个字的叫七言排律。

本诗叙写了黄潜与云黄山佛寺的因缘。早年汲汲于功名，在沿海一带做官，失去了在家乡云黄山栖息参禅的机会。诗中首先写到天空高僧达摩渡海来到震旦，本来想传法中土却际遇不谐，直到遇见傅大士，于是点拨他证悟前因，此后云黄山遂成为傅大士修行的道场。黄潜登山观景的同时，也有焚香礼佛的行动，但他强调自己并非追求外在感官的愉悦，而是突出对内适的向往，当领悟了大乘佛教的中观思想后，大概就能远离五浊恶世了。但在他看来，这显然不是权宜之想，当树立终身秉持的信念。

黄潜曾不止一次光顾云黄山，他还写有《重登云黄山》一诗：“兹山实灵奇，吐纳变舒惨。太常阙弗录，名号何黜黜。重华秩山川，盛典秩封磬。竟遭多纶弊，蹇蹇罗醢醢。腐儒世所贷，薄艺守铅槧。无能旅骏奔，徒取肆游览。霖霖时始收，天地余霭晦。岚光乍磅礴，石状终蜿蜒。行行恣茫属，往往得蛙坎。冒进诚近贪，自画将岂敢。久之雾埃豁，秀色坐可揽。青茨插锋铓，翕披披茵茵。崖奔马駉駉，石蹶虎耽耽。高寻指天路，幽瞩极玄窟。前行几台背，后或两髦髻……”

此诗较长，足有350个字，现仅录其中的一部分。黄潜这次重游，正当端午节，当他再次来到云黄山游玩后，他便用诗歌抒写了他的方外之缘、山寺情结。见久雨初歇，诗人力行深入，历经险阻之后，最终登临绝顶，云黄山的佛塔与庙宇赫然显现于前，让诗人顿有心灵畅适之感。在诗人宁静修洁的笔触下，展现的不仅是清幽动人的山水，还有淡泊高雅的心情。临山面水赋诗，让人的心境也随之变得开阔爽朗。

黄潜于元延祐二年(1315年)登进士第，授官台州路宁海县丞。在未登进士前，黄潜归隐于家，沉湎于写诗作文，此诗当作于未第之时。“硬语险语兼苦语，杂以奇字斑陆离。”读黄潜的诗也是如此。云黄山是座佛教名山，而与佛教有关的诗词，通常都包含有深奥的禅理和哲理，用以表达内心的清静、觉悟和对世俗纷扰的超脱，且生僻字较多，难懂难读，理解这些概念需要一定的佛教知识和禅修体验。杨维桢在《金华先生墓志铭》中指出，黄潜“晚年喜为浮屠，亦研极其闲荡之说，请者盈门”。儒士而好浮屠，正体现了元代多元文化影响下的思想特色。抛开诗中这些“奇字险语”之表面，突出的是对佛学名理的契悟。

在云黄寺内，现保存有“性初公读书处”碑一通。“性初公”是谁?据《嘉庆义乌县志》记载：“丁存，字性初。性(格)质朴，不外挠，博洽群书，善属文，尤长于诗赋。屡徵明经，不就。尝游宗文何先生门，相与阐明理学，以湖金、许之传。晚年，优游盘谷，四方学者群趋之，所著有《云崖杂稿》若干卷。”

丁存是元末明初的义乌高士，他与元末明初的文学家王祜同为黄潜的得意门生。王祜比丁存年纪稍大，“子年颇少我，已复饱经传”。他们都曾受到黄潜的赞赏，而丁存尤受推崇，“吾师文献公，清真寡推荐”。《王忠文公文集》卷一中对此有记：“性初，余同门友也。至正初，定交钱塘，及兹两纪，中间出处离合之不同，有足慨者。顷辱以先师文献公所赠诗见示，感今念昔，抚

卷泫然，因用次韵追和。虽辞不能工，而师生之谊，庶几见之矣。”

丁存曾写有《过稽亭》一诗：“春风引杖过稽亭，初日融融水苒苒。百顷澄波涵碧落，一行归雁渡青溟。檐楹鸟集知人好，山水龙蟠觉地灵。堪叹旧交单落尽，临风涕泗有余零。”

散曲是一种起源于民间新声的中国音乐文学，由宋词俗化而来，兴盛于元代，又称为“乐府”或“今乐府”，在当时是一种雅俗共赏的新诗体。在元代，邑人丁楙写有散曲《云黄灯焰》一首：“松山古迹，雁影凌空昭八邑。大士修焚，覆顶凝黄几片云。灵光四射，火宅已通明不夜。彩焰茫茫，一点禅灯照十方。”

该曲中的“禅灯”，意思是寺庙灯火。“十方”，指的是东、西、南、北、东南、西南、东北、西北、上、下十个方位。作者通过游历云黄山，抒发了对家乡瑰丽山水的赞美和对历史人物的缅怀之情。

山还是这山，水还是这水，人已非昨日之人，只是随着岁月的轮回，诗人们所思恋的，依旧是这云黄山水。明代诗人吟咏云黄山的诗句几乎达到顶峰。

进士刘同，字伯询，江西庐陵(今吉安市)人，明正统五年(1440年)任义乌知县。刘杰，字仁杰，江西乐平人，于正统三年(1438年)授义乌县丞。两人一同主政义乌，一正一副。在此期间的一年秋天，他们携一众人雅客步出县署，借修史之名步入云黄山，访古径、觅仙踪。

来到了云黄山，各位分列座次，亭外有管弦丝竹，席间是烹茶煮酒。知县刘同端居上席，多才善色，声腔柔和地说道：“今遇诸位高士，因修史至此，乞挥如椽之笔，各为其赋诗文而增色。”知县话毕，大家纷纷赞同，文思泉涌，锦心绣口，吟诗作赋。

县丞刘杰率先力行，不多时即挥笔赋诗一首《宿云黄山》：“偶因修史访仙踪，夜宿云黄第一峰。蝶影未回千里梦，鲸音先动五更钟。光明列炬罗星斗，秀拔双椿护柏松。俄顷出山回首望，露华凉浸玉芙蓉。”

看县丞已赋诗一首，知县刘同早已按捺不住，随之吟诵《次前韵》一诗：“云黄胜日采遗踪，回首双林近碧峰。联袂喜闻秋后雁，连床惊听夜分钟。香浮宝地当轩柱，影落瑶阶夹道松。共说浮屠灵有感，光遍照翠芙蓉。”

赏心到处是佳境，好事逢时赋诗书。纪游咏怀诗通常包含了对自然、人生、历史等方面的思考和感悟，所以诗作能够表现作者的独特个性、价值观、情感取向等。看知县和县丞各自带了头，其他文人骚客一律附庸风雅，大家饮酒烹茶，吟诗作赋，不好热闹。时近晚昏，一行人便在云黄山住宿。

古代文人作诗，并不只为体现个人修养，还是仕宦交友的手段。可以设想，当他们置身于云黄山顶，眼望着如此美妙的山川，古人有关歌颂云黄胜景的诗句即会浮上他们的心头。此刻，他们自不甘人后，便想在这批诗歌后面再添上一两首属于自己的诗，以分伯仲。

明邑人陈思任，字毅之，号宏宇，工诗书，万历二十三年(1595年)入国子监，历任霸州同知、两淮都转盐运使通州分司运判。后因母病告归，筑园于绣湖之旁，名所居曰“忻忻”。他常咏歌吟诗，借景抒情，留下不少佳作。在游览了云黄山后，他写有《云黄山》一诗：“仙宫藏蔽地，晓梵出疏林。一片烟霞古，诸天雨露深。三山同佛日，双树听龙吟。安得辞缨冕，谈禅坐碧岑。”

这首诗描绘了诗人登临云黄山时呈现出的壮丽景象和登临之乐：登上云黄山顶，但见山峰雄伟高远，为四周峰峦之冠。这里就是当年傅大士作法事的场所啊。此时天空收起了阴霾，天气由阴转晴，展现出千里晴空的景象，使得登山者得以在山顶欣赏美景，悠然自得，并久久不愿离开。

关于云黄山的得名，大多与傅大士有联系，但在志书里还有另一种说法。据《康熙义乌县志》记载：“僧义欢，县人。持戒甚坚，深通教典，创建兴化院。”“兴化教寺，县西南一百八十步。晋(指五代后晋)天福中，僧义欢建。宋太平兴国七年(982年)赐额。”“宋康定元年(1040年)，(僧义欢)寿九十，端坐而化。既葬累月，遍见梦于其徒曰：‘吾身当出。’众开龕就视，肌肉如生，遂迎入院，阁得五色舍利，有黄云覆其上者三日，因以‘云黄’名山。”

从该记载中似乎可知，“云黄山”之名始于北宋康定元年，但“云黄山”之名在《水经注》中就有了记载，该书成书于北魏孝昌二年(526年)前，可见“云黄山”的山名在北魏晚期就已存在，而非自北宋康定元年初。

龚士骧，字季良，号麟候，明崇祯元年(1628年)进士，知溧水县。龚士骧工诗文，著有《石艺园稿》，写有《雨后同陈大孚登云黄山》一诗：“探奇乘兴复如何，浅涧深松牧者多。树杪人从云里度，山家春是雨中过。烟明兰若雄幢盖，水清花原冷薛萝。登眺不防归路远，陌头试看踏青歌。”

熊人霖，明崇祯十年(1637年)进士，崇祯十一年(1638年)八月任义乌知县。在义乌知县任上，他致力于地方治理和文化建设，留下了较为显著的政绩和文化贡献。熊人霖在游览了云黄山后，或是被眼前的山川美景所震撼，或是见前任知县已为云黄山题诗作出了榜样，便随口吟出七律《桐岭祥云》：“空山台殿自梁时，云物辉煌入盛奇。谷口一痕江鸟入，钵中五色洞龙知。半轮法转开千藏，双树衣传第一枝。国泰民安天地久，祥光长护盛明时。”

不过，此桐岭并非“桐岩”，云黄山在古时又称桐岭。据《康熙义乌县志》记载：“宝林禅寺，桐岭，即云黄山下。”其中，“桐岭祥云”景点在明代还被列入“华川十景”之一。吴之器为吴存中之子，吴百朋曾孙，著有《婺书》《明月斋稿》等，曾与斯一绪、龚士骧、陈达德、章有成等结成八咏楼社。他不仅写过《登云黄山小憩七佛坪》等诗，在他所作的《桐岭祥云诗序》中有云：“县南三十里曰双林乡，故梁傅大士道场也。遗事其他记载中。相传大士每登座，即有异云如盖，经夕不散，故山名曰云黄。”可见，此桐岭指的是云黄山。

云黄山上的七佛庵和山下的双林寺，历来都是善男信女的膜拜追随之地。自傅大士归兴，以迄唐季五代，凡四百年间，七佛庵之兴替，书阙有间，不得而详。而七佛庵也是命运多舛，屡建屡毁，屡毁屡建，历经沧桑。寺名也经多次更改。

“空山台殿自梁时”，此句诗的意思是说：云黄山一带自南梁傅大士就开始修建寺院了。因此，从熊人霖所写的《桐岭祥云》一诗便可推知它的建寺历史。据《崇祯义乌县志》记载：“云黄庵，去县南二十五里云黄山顶，旧名七佛庵，国初更今名。有七佛阁，梁傅大士行道塔。”由此可见，云黄禅寺在明初前叫七佛庵，自明初始更名为云黄庵。

王祜是元末明初的著名史学家、文学家。他师从柳贯、黄潜，与宋濂并称“浙东二儒”。在他所写的《云黄庵铭》中记有修此庵的事迹。

其实，不仅云黄庵命运多舛，云黄山上的善慧傅大士塔也是历经了坎坷。据《康熙义乌县志》记载：“永乐间，僧如松、里人丁彦明重修塔宇。国朝康熙戊午(指康熙十七年，即1678年)八月二十七日，夜怪风，中塔仆。”在明永乐年间，云黄山的塔宇得到了重修，在历经200多年后，清康熙年间的这阵妖风，又将“三塔”全部吹倒。

对此，清末民初张璜所著的《重建云黄古寺碑记》也有记载：“立石于寺，碑至今犹存。云黄寺北侧山顶，有善慧傅大士塔，为其灵骨安妥之所。五代时吴越王钱弘佐(即钱佐，吴越第三位国君)遣僧慧龟来双林，开善慧大士塔，得灵骨十六片，迎归至钱塘安光册寺供养，建龙华寺，以其骨塑大士金身。大士塔虽经发启，但仍珍藏有大士舍利之石函。清康熙十七年八月，塔被怪风摧倒，仅存二级半。”

古迹长留天地间，历代不乏吟咏者。寄襟怀于胜迹、托幽兴在山林，那些沧海遗珠的人间佳句，令人惊艳。在《嘉庆义乌县志》中载有一首由清代王胥缙所作的《云黄杂咏》一诗，写得文采飞扬：“萧萧竹里起柴扉，尽日扶筇

对翠微。山鸟群惊游客散，岭云闲候老僧归。一湾涧水拖烟注，数片幽花隔树飞。峰北峰南岚气满，不知冷湿逼人衣。”王胥缙为清乾隆年间的真生(明清时，秀才分为三等，成绩最好的称为“真生”)，义乌人。

清道光年间，僧悟然(云统)先初在天台山结茅坐禅，后闻双林乃天台祖庭，因慕十刹声名，从天台山行脚来到云黄山。时双林管理失聪，衰败气象盈门，云黄寺却依据云黄山香火长盛，佛烛长明。自云统落脚云黄山后，在咸丰五年(1855年)广募善缘，鸠工庀材，对云黄庵进行重建，前后两大殿被整修一新。在开挖庵后的山水流溢处时，竟然在石壁之后挖出了众多古砖，足够前后二大殿的砌墙之需。

经考证，这批古砖是宋元祐六年果昌宝觉禅师造塔之遗物。可见，在宋元祐六年间，对善慧傅大士塔已经进行了重建。从宋元祐到清咸丰的700余年间，冥冥之中似有因果，宝觉禅师预藏其砖，实待云统一用，也是佛界的一桩奇事。此次云黄庵得到重建，得益于云统法师的缘法广阔，几年之间，在义乌各处复兴古庙庵，影响广泛。

善慧傅大士塔曾于清同治十年(1871年)在其原址上重建。在1932年，塔又被大风吹倒。1934年，倒塌的善慧傅大士塔由朱献文出资倡建，并撰写了祭文。现在塔身内壁上，即嵌刻有朱献文的题记及《佛说偈言》石碑。

在改革开放前，云黄庵一直处于萧条状态。改革开放后，由信众集资200多万元，修缮了原遗址处的庙宇建筑。1994年，又对善慧傅大士塔进行了修缮。1997年，由赵朴初题额“云黄古寺”，自此云黄庵更名为“云黄禅寺”。寺院内新建了砖木结构重檐歇山顶的大雄宝殿，殿门上方“庄严第一”和“大雄宝殿”匾额分别由刘炳森和启功题写。此外，还在翠竹林前新建了天王殿，增刻了大型青石条壁《心王铭》，让游客栈道掩映在葱茏的竹荫下。

山，自古便是诗人笔下永恒的主题，以其雄伟的身姿、坚韧的脊梁撑起了苍穹，又以其独特的方式，诉说着岁月的故事。风过廊阁，听檐铃叮当，仿佛在吟唱着自然的诗篇，演奏着饱经沧桑的乐曲。透过迷蒙的历史尘烟，云黄禅寺这一路走来，这里的一砖一瓦、一树一木，都可以看到时光斑驳的痕迹。在寺中的观音阁前，长有一棵800余年树龄的罗汉松，这是云黄禅寺兴衰的见证。“寺兴树茂，寺衰树枯”，如今，这棵罗汉松又枯木逢春、枝繁叶茂、苍劲挺拔，焕发出勃勃生机。

心安处是吾乡。云黄山，一座有着美妙秀丽景色和丰富人文景观的山，一座充满故事和传说的山，也是一座充满诗意的山。在这里，你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厚重，领略到大自然的美丽，欣赏许多优美的诗词。也正因为有这一首首极好的诗词，让云黄山承载着极富诗意的浪漫，每天都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前来登山探寻，由此也印证了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”的至理名言。

“闲坐云黄山，俯瞰双江湖。双林听梵音，古镇阅千年。”随着如今对双林配套景观提升工程的稳步推进，云黄山风景区综合旅游开发建设在全力提速，开启了义乌休闲度假的新时代。根据眼下正在打造的云黄山健康步道工程规划，该项目以“云黄生境，森绿长卷”为主题，结合云黄山及南江资源，规划建设东至佛画线、西至佛堂大道、北至画里南江、南至双林水库等11余公里森林步道，努力打造自然、生态、有趣、美丽的绿道画卷，让条条步道都能直通云黄山。

全媒体记者 龚献明 文/摄



人文景观与自然风貌相辅相成

云黄禅寺外景